

集部

明文海卷三百六十四

餘姚黄宗羲編

記三十八

學校

寧波府修廟學記 楊守陳

皇上紀成化之十有三年河南張侯賑守吾郡既六稔矣心仁政善民用輯寧始加意於教化之地顧廟學皆完獨殿與兩廡甃磚盡剥遂撤而新之於是執瓷奉籩

者皆坦如矣士寢食之屋猶隘或敝陋為膳堂三楹寢舍楹二十於是退食入息者皆裕如矣學門外數武即民居道隘且囂塵陋購民徙居以闢道衢兩坊表於東西衢於是弁而游學輿而謁廟者皆廓如矣教授鄭君機四謁余記時有言者請尊孔子以帝號而加籩豆舞佾以稱其衮冕一如天子制有司沮之乃遷其説謂不加帝號猶可而籩豆舞佾在所必加朝廷從之加籩豆十二舞佾八此固追崇先聖之盛典矣然猶未臻於極

焉孔子道德教化之盛賢堯舜而配天地自生民以至於今一人而已後世人君皆師之則皆其弟子也稱為先師固當矣若追崇之典必當臻乎極而後已焉夫禮因人情可以義起周公制禮追王其父祖前未有也師生之義與父子之恩同子可以追王其父則生亦可以追王其師況孔子又萬世一人後王實被罔極之恩者乎近世人君師孔子而追王之固禮也而未為禮之至者古之皇帝王皆因時建號非有等差自秦始稱皇帝

而後世有天下者無不稱帝其父祖雖編氓伍卒亦追帝之而族屬功臣則皆封之為王於是帝為君號王為臣爵懸絕矣君於臣禮當其為師則不臣也況異代之聖師而可臣耶王孔子而不帝是猶臣之也其可乎必帝之乃見不臣之禮而為尊崇之典之極焉在宋真宗已欲帝之矣其下不能將順而沮之謂孔子周之陪臣周止稱王不當加以帝號夫謂周之陪臣則雖公之與魯公班不可況王之與周王埒乎既王之則固謂其萬

世之聖師而不可以周之陪臣視之矣於周何預而不當帝耶故先儒羅從彦謂可加以帝號而褒崇之誠百世不易之至論也今言者遷就有司之説謂孔子周人當用周制王乃天王之王非國王之王故不帝猶可夫用周制則當稱魯大司寇耳安可王之王之者是後世尊崇之典非周制也在周制則王猶帝耳在後世則帝之與王猶天淵之不可混猶冠履之不可紊矣尚可以周制論哉尊異代之聖師而用當代之臣爵曰此天王

也彼國王也則亦非正名別嫌之禮矣孰若初說帝號之為確乎我太祖高皇帝之定祀禮也凡嶽鎮海瀆皆革去舊封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若所謂東嶽泰山之神是已至於忠臣烈士亦止稱當時爵號而革去後世之封若所謂吳泰伯之神是已獨以孔子善明先王之道為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於一方一時者比故不稱魯大司寇而仍舊號大成至聖文宣王其尊崇之意極至而無以加矣但當時未有援宋真宗羅從彥告者

故未及帝之耳今有司沮言者乃謂舊制而不肯更夫以太祖尊崇聖師之心如彼其至茍聞今議有不幡然更耶彼有司於異端與他政弗能一一遵舊制也而此獨曰舊制豈舊制果不敢更耶又謂孔子之道唯在君臣身體而力行之謚號器數皆不足較夫道在身體力行是已餘亦安可置之如彼其說則明王但奉天道繩祖武足矣而又尊稱上帝追王先公制為郊社禘嘗之禮樂皆必極其至而足為萬世式者何耶有司之議過

矣然自漢以至於今儒之僻隘者豈獨不欲帝吾聖師雖公之王之謚加數字天子拜之郡縣祀之冕服籩豆舞佾如天子制皆謂不可甚而謂獻官以皇帝遣而北面揖其禮太重請改東面此豈特不知禮而已蓋亦無是非之心者也然人心之天理自著於久萬世之公論卒定於一故既王之又累字謚之天子北面拜之郡縣通祀之而全用天子之禮樂矣獨帝號未加尚為闕典今若不加後世亦必有加之者聖皇良弼豈容有闕典

待後世哉行將舉此至極之盛典超百王而憲萬世也歟因併記以俟雖然孔子之道在君臣猶當身體而力行之况士乎今士結髪誦孔子書而講明其道口之以為說筆之以成文者比比然也求能身體力行何其鮮耶蓋徒志掄魁而不志聖賢徒貴高爵而不貴令聞徒學文辭而不學道德焉耳苟於此焉審其輕重先後而志聖賢而貴令聞而學道德始於持敬格物漸於立誠端本進於克私返禮而造於從心所欲不踰矩則至極

矣雖或未極而道德一有諸已則文辭自工掄魁自得而高爵自至矣有不得不至者其命也彼顓顓於文辭者豈亦能必得鈞之有命孰若力學道德而不虛為孔子徒也尊孔子必加帝號而後為尊之極余既有攸望矣學孔子必備聖德而後為學之極余寧無攸勸乎故附記以告若吾郡人材之秀傑風俗之純懿與廟學之沿革則郡人李公璜王公應麟金華黃公縉紀之備矣無庸余言

稽山尊經閣記

王守仁

經常道也其在於天謂之命其賦於人謂之性其主於身謂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其應乎感也則為惻隠為羞惡為辭讓為是非其見於事也則為父子之親為君臣之義為夫婦之別為長幼之序為朋友之信是惻隠也羞惡也辭讓也是非也是親也義也序也別也信也一也皆所為心也性

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勿具無有乎勿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是常道也以言其陰陽消息之行焉則為之易以言其紀綱政事之施焉則謂之書以言其歌詠性情之發焉則謂之詩以言其條理節文之著焉則謂之禮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焉則謂之樂以言其誠偽邪正之辨焉則謂之春秋是陰陽消長之行也以至於誠偽邪正之辨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心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

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夫是之謂六經六經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陰陽消息者也書也者志吾心之紀綱政事者也詩也者志吾心之歌詠性情者也禮也者志吾心之條理節文者也樂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誠偽邪正者也君子之於六經也求之吾心之陰陽消息而時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紀綱政事而時施焉所以尊書也求之吾心之歌詠性情而時發焉

所以尊詩也求之吾心之條理節文而時著焉所以尊禮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時生焉所以尊樂也求之吾心之誠偽邪正而時辨焉所以尊春秋也蓋昔者聖人之扶人極憂後世而述六經也猶之富家之父祖慮其產業庫藏之積於子孫者或至於遺亡散失卒困窮而無以自全也而記籍其家之所有以貽之使之世守其產業庫藏之積而享用焉以免其困窮之患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於吾心猶之產

業庫藏之實而種種色色具存於其家其記籍者特名狀數目而已而世之學者不知求六經之實於吾心而徒考索於影響之間牽制於文義之末硜硜然以為是六經矣是猶富家之子孫不務守視享用其產業庫藏之實積日遺亡散失至為窶人丐夫而猶囂囂然指其記籍曰斯吾產業庫藏之積也何以異於是嗚呼六經之學其不明於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尚功利崇邪說是謂亂經習訓詁專記誦沒溺於淺聞少見以塗天下

之耳目是謂侮經侈淫辭競詭辨飾奸心盜行逐世壟斷而猶自以為通經是謂賊經若是者是并其所謂記誦者而割裂棄毀之矣寧復知所以為尊經也乎越城舊有稽山書院在卧龍西岡荒廢久矣郡守渭南南君大吉既敷政於民則慨然悼末學之支離將進之以聖賢之道於是使山陰令吳君瀛拓書院而一新之又為尊經之閣於其後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閣成請余一言以諗多士予既不獲辭則為記之若

是嗚呼世之學者得吾說而求諸其心焉其亦庶乎知所以尊經也夫

虢城新開學門記　任瀚

虢學自弘治壬子至嘉靖己未諸生無發科者辛酉縣大夫句容趙侯舍菜孔子廟庭出博士清苑郭君等率諸生進曰學舍面城而宮雖有南山洛水雄勝障蔽不克見議者以諸生老困場屋連不得意於有司咎當坐此前大夫嘗欲穴城為便門以通地氣問日者言於法

不利縣官中罷願侯財察侯報曰誠門矣苟利學校人才即縣官何必不利譬如人家有才子弟登選舉其父兄長老人豈必不安明日遂移文提學憲副東原朱君令國中良家子有能力任是役願升為弟子員者聽惟時師儒以韓生請議可不閱月而郭門閭然以成諸生則問記於前史氏任瀚記曰令天下萬國不問窮荒絕塞蠻貊瘴海之濵苟可以建諸學官類皆有一二豪傑士好古博學能文辭崛起章縫往往以制科名天下號

國近在成周東都數百里内當天地正中堯舜三王在位時聲氣相聞輦轂相躡籍乃令王風未闕而絃誦聲不衰上下六七十年間不聞有一人凌跨風雲應制闕廷者且不愧東都耶古者太史令掌龜筴候王氣陳吉凶宅兆之數告徵於王以營城郭宫室動罔不利乃者郭門闢王氣通人文興亦理數所有者辟如人以巾幗自障目睫終歲無所覩一日撤去劃然復見天地日月山海百物其爲神氣休䆒可知諸生自是其有興乎吾

觀郭門以南數百步瀰然逝者即洛水遵洛水而東又數百步靡然峙者即燕居堂夫燕居堂者魯哀公庚申以前孔子有事河洛所止處也今天下萬國皆有學亦復有出户不十里孔子燕居游息處相望如虢城者乎諸生出入是門誠知省策嚮慕如七十子時毅然興起以弘道振德為己任淬厲不息駸駸乎升孔子之堂而入其室則是門也吾將以入聖名以見聖名其誰曰不可獨取其發科為哉趙侯醇誠愛士隆學校郭君倡義

東職皆近世所不及記以劖諸石

舒城縣儒學記　趙鈛

今天下自王畿而下凡有郡邑城郭社稷莫不有學郡邑城郭社稷有不治不為䙝惟學宮不治則議及有司而學宮又以科目疏數為盛衰科目數不舉士則又議及學宮故凡為郡邑城郭社稷必選地為學宮否則易其以得士為重郡邑城郭社稷舒廬枝邑也代有聞人自嘉靖年來士偶稀舉群議學宮當易久竟莫有易者

學日就圮士以狀白督學侍御趙公侍御下其議於府府下之邑邑侯黄君適至即環眎學宫曰學故善但荒蕪不治是惟有司罪即首修孔廟次廡次啟聖祠次明倫堂次齋舍次尊經閣又徙民舍使遠峯面立旣治躬率博士弟子入學行釋菜禮鳴鼓升座與諸士論説其博士弟子與其故老皆喜謂侯得所先務士當自此興問言於余余曰士顧以多舉為學宫重哉士多舉為其以仁義禮樂為天子施之四方其以仁義禮樂勤施四

方莫如孔子孔子當游者主事時猶皇皇以仁義禮樂走告四方諸侯志可知也然退而與諸子私論若由求公西華輩皆欲勤施仁義禮樂於四方不一可否至於點則欲瀟然咏歌於沂水洙泗之間於四方何心則急與之他日過諸弟子治所如蒲如武城非不秩然稱治若不足以當其心者反謂不出陋巷如顔閔曽參輩能得其傳何其為教與其自為廼悖及見篤信聖人如子夏者亦自謂出見紛華而悅入見夫子之道而悅何人

情之易移然後知聖人之意遠矣士貴在自立豈以仕為重哉舒俗素朴無豪商大賈亦無王公貴族民不見紛華貴盛可歆艷易治其子弟亦不見可歆艷皆矜矜以禮節自持而純厖博厚之習未雕雖未見施仁義禮樂於四方亦必有修之家者不謂無士要有待歟今以科目盛稱者曰某郡舉士幾某邑舉士幾跡士所自為未聞以仁義禮樂號於四方曰某某某徒垂紳佩玉冠履盈朝而田園甲第車服僮僕雄豪閭里以此言之固

不如舒士猶得養其純龎愽厚之氣以自全故科目不在多舉士而在舉得其士雖然氣習久而昌舒必有偉士出能自著施者幸毋悅於紛華貴盛以散其純龎愽厚之氣云愽士江君謂其言有足以告諸弟子者遂刻於堂陰

滁學尊經閣記　胡松

夫大學之有尊經閣遠矣而吾學獨亡東又庫下多闕陋邦中大夫士人數謀增築而弗克歲己酉閩東山郭

公来考牧拜先師既進諸生講論經理已廼比而校焉亟加賞嘆於是諸儒生相聚謀曰閣殆遇人乎則以請而公欣然報可令會計熊牧相惟謹即躬會計已而鄉宿朱遜泉郡授周弦齋侍御會余議宅學門涂率左法右弗利盍乘時改作然隘以啟聖名宦鄉賢三祠費且鉅諸儒生又告諸太僕卿趙公卿貳余公丞涂公冀協相三公襄之如郭史然不足又告諸大廵史公倉臺歐陽公咸有相余公又明堪輿家言為即學東隙地定厥

址牧伯與倅朱君若林君又時来敦勞為閣三楹基以磚甃中洞為門可通輿馬議以三祠徙諸文廟東廡後左學正李君而下率諸弟子請記成事夫美懿德而崇經術固不穀之攸勤也惡可辭是故古昔聖人所為作經之意繇孔孟而降則既擇之精而語之詳號博且約矣學者蓋罔不誦法而尊崇焉然愚竊悲世儒往往至於淺且鑿賊且叛而淆以亂也是故漢人童子之課顓顓諷誦其說一經或十餘萬言然竟眛其奥其失則淺

析户分門黨同伐異九師百氏言人人殊齊魯毛韓左穀公羊之徒動相詭異至謬悠迂曲而不可解其失則鑿居攝之文假以盜國乾豆之說托以媚君國服之息竟至覆宗其失則賊西京諸子行無特操者利躭榮稱符頌德甚者甘心輔賊而弗耻其失則叛號稱解易時雜莊老本自宗禪輒易頭面竊佛之似貿儒之真語高戾天禮卑則闕其失則亂嗟乎大道分而為六經六經散而為諸子諸子駁而成六失自五失之作而經始弗

尊雖然是五者則固有間矣然淺之與鑿賊之與叛其
敝如欃槍彗孛夫人之所指目夫人諸絀而病之其於
經要之無損惟似是之非高明易惑蓋其為道也宏以
闊而其為説也蓋精以密儒者曰退藏於密佛亦曰退
藏於密儒者曰感而遂通佛亦曰感而遂通浸淫淪浹
如金鍮物如膏漬粉幾於無辨淆不可分要其實彼其
自私自利之弊弗啻不可以治天下國家而已豈非
聖門之首皐經學之鉅蠹而世道之大不幸乎他日嘗

與二三子試論之曰經者徑也蓋聖人所以示人適道之路也譬諸四方萬國適京師者之涂歷川程與京師之黄圖赤籍云爾然不行則不至不至則其中明堂宗廟之美百官庶士之富太倉武庫之積僅得於故楮之傳道聽於涂夫之口彼誠有至者試就而詰焉得不窒塞而窮乎故士弗務躬行徒取六籍列聖之言而諷誦之解晰之貫穿之嘵嘵然以鳴於世曰吾聖人之徒也嘗遊聖人之門而入其堂室得不取誚於時乎則何以

異於是哉故京師之鉅麗必身至而安居乃稱真見斯道之廣大必深造而自得乃稱真知故真知而道斯明矣道明而經斯尊矣經尊道明達之則能善治以興邦即貧且賤焉要不失為慥慥躬行之君子故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齊人莫如我敬王也嗟乎知所以尊王則知所以尊經矣斯豈非賢聖修道立教之意朝家置學命官之旨諸明獻勤勤作新之志哉昔定山莊先生叙吾郡乘端簡其意以為滁之先游若

章應物歐陽永叔曾子固滿執中之徒不足為法而要吾鄉人於聖賢之學為山川增氣意甚厚也夫天地之生士最秀堯舜之道人可為六經之說日並懸學者豈以弗聆為勝為患哉余與鄉後賢君子當並責志以答莊公之拳拳也

大足縣儒學尊經閣記　趙貞吉

嘉靖辛酉春知大足縣事董子極建閣於學宮之左以奉六籍而百家之文不與焉題其楔曰尊經過予居請

記之予謂之曰美哉子之志於道也夫六經聖人傳道之書也尊經所以尊道也子知夫先師所以述六經之意乎其當大道不明邪說塞路之日也且上古之世有傳道之人而無其書中古以還著書始繁去聖益逺僞作競鳴而掊擊已尠至於衰周則炎炎詹詹騖於詼詭流放之言以售其私者多不可勝闢而道喪世衰之極矣夫子始發憤嘆曰嗟乎吾其述而不作矣乎乃取國史所藏太師所陳者而删芟之存其什一以為詩書筆

削七十二國之史而著其大法以為春秋誦數絶韋於太卜之文而贊二篇以為周易百代之典惟周之從十代之樂惟韶是學遂次定以為禮樂曰後之學者苟得吾之意焉則即此六者可以藉手見古人之純全矣奚必予之自作也哉於是六籍既出而羣言自熄如二曜之掩衆光也二千餘年天下之談術業者必歸焉如江海之滙衆潢也義稍悖孔氏者羣起攻之才士巨子之出無盡卒未有操其觚翰摩孔氏之壘而與之角之者

又如天王會同而萬國來王也嗚呼非夫至聖孰能為此哉語曰聖人之言可為也使人信之不可為也夫使人信之猶可為也使人信於久遠而不懈長世而彌光若六籍者愈不可為矣非夫道之所寓烏能然哉是故道者天地之所法也鬼神之所發也前王之所憲也後王之所決也其孰能違之然後知秦之暴肆罪通於天矣董子乃蹶然起曰洋洋乎先生之論六經也而極何足以承之予曰未也予姑盡言之而子試聽之可乎夫

先師之述六經也求其約而不可得也非以為博也六物并示者求其統一而多為之方也非以為異也知恃言不可以明道也故不作以息諍而欲擬之續之者可已而不已也知忘言不可以明道也故假述以開先而欲玄解頓悟者不可已而已也夫是四者以為不法孔子則不可以為得孔子之意焉則皆末也何則言不可已而已者其失也誕言可已而不已者其失也僭求之異者其失也散求之博者其失也亂昔宋蘇氏以為後

之治史者有其二病焉而予亦以為後之治經者具此四失也夫道之不明豈非四失之為害哉董子復起謝曰亹亹乎先生之論治經也極也不敏敢不服膺請記其言歸告同志遂書與之

南平縣雲蓋里社學記　徐階

南平之雲蓋里故有淫祠雜老釋氏所為像祀之里楊生贊予毀以為社學既久病其卑隘即祠之左作新居焉地高而明屋敞而固師弟子講論遊息於其間者既

安且適矣子乃進其師弟子告之曰若知此屋之所由作與吾所以責於爾者乎夫業賈者必於市業農者必於野業儒者必於學此屋之作固以别爾於市䘏諸野而登之儒也然而謀利者賈之為也謀食者農之為也謀道者儒之為也賈不能以謀利不可為賈農不能以謀食不可為農儒不能以謀道其獨可為儒乎自三代之衰外誘深而正學隱至於今日益靡然富貴之為慕師之教其弟子曰吾將使之為文詞取富貴焉苟有工

於其藝雖甚不肖世以為賢矣弟子之求其師曰吾文詞之未能將就彼而學焉苟有能傳其業雖甚不肖世亦以為賢矣師弟子之所為胥失其本業而世又賢而助之為業日勤叛道日甚其名曰儒其實賈與農焉已耳其居曰學其實野與市焉已耳爾師爾弟子苟所為若是則此屋之作不亦虛乎故吾有以責於爾居其室必思修其業享其名必思履其事入而孝出而弟是弟子所以學也率之孝率之弟是師所以教也愛其親舉

之以事君敬其長舉之以事上孝弟修其身而舉之以齊家治國平天下是儒之為儒也夫故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凡吾之責於爾非有加於常惟本業之復非有出於位惟所居之稱非有遠於人惟以别於賈與農之為爾師爾弟子其知所從事也哉於是胥應曰諾楊生曰是將久而忘也請記爲鑱諸石陷置壁間楊生名清從予學儒之知謀道者也

明文海卷三百六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三百六十五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臣顧宗泰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范　鏊

謄録監生臣張若湘

明文海卷三百六十五

餘姚黄宗羲編

記三十九

學校

真州學記 廖道南

内史氏使蒞至真州真尹熊彰勞於郊覿廼言曰不類藉兹寵靈長兹邑也惟時生於斯為鄉賢俊髦岐嶷魁梧竒傑矯焉相望者若而人惟時蒞於斯為名宦懋德

昭庸樹聲章采納軌明儀蔚焉莫京者若而人惟時視於斯為柱史西晉張公屏冀培本剗濡返真蒐逸輯遺毁滛崇正表幽揚烈合之得若而人史其記諸内史氏曰古者士之脩於鄉也師稽三德保校六藝養之以禮義廣之以術業終之以道德生也可賓於國没也可配於社是故士皆賢也不必有鄉賢之名古者官之澤於民也閭綜於胥黨聚於正鄙繫於宰統之以六典馭之以八柄持之以六計生也登於仕籍没也垂於祀典是

故官皆職也不必有名宦之名世不師古大道鬱湮忠信日薄譸張朋興士以好名為急易直子諒溫柔敦厚之意荒官以立名為貴悃愊廉靜恬愉朴雅之則弛弊也久矣是故良胥為厲惑怪者祀君子以為不經實沈為祟祈庇者祀君子以為不信蚩尤為亂黷兵者祀君子以為不武有庳不弟崇譎者祀君子以為不義盤瓠不父修誕者祀君子以為不智祀豐於昵為弊滋甚廼若張史擇厥若賢列厥若宦創厥若祠君子曰有惠庥

馬禮有之法施於民以勞定國能禦大災能捍大患其茲祀名宦之祀已爾乎語有之鄉先生没可祭於社其茲祀鄉賢之祀已爾乎俾厥若真大夫真士真民則德以觀化則功以觀績則言以觀教則象以觀意則名以觀實五觀興而古道復矣

長汀縣學記　王慎中

學之立否果有繫於人材人材之成壞乎哉五臣十人而下人材之美莫舂秋時為多然鄭在王畿之内學校廢弛

詩人傷焉子衿之篇顯著於風子產為政與人頌之以
為能教其子弟者而毀鄉校之説獨出於其時雖其不
毀姑以使好議者往游焉而非有興起教養之宜也魯
最為禮義之國泮宮之作猶待於僖公其潤絶而寥簡
甚矣齊晉秦楚之間又可知也周之天子未嘗以貢士
中否用慶讓之典於諸侯王臣行過侯國以臺池苑囿
之崇陂梁道路之茀占國之不治不闢以學校不立為
譏而原氏之卿士至以不悦學語於朝其上下之間怠

於學校之事如此士之生於其世頗多碩大光明之才大足以用其國其次亦足以從政其臨利害死生之際而節足以有明處進退去就之幾而智足以自決者猶不為少也西漢立太學設博士詔郡國舉孝廉而增廣學官弟子諸儒經明者得以列學官而雅樂亦盡出獻之三雍有大政事賢良文學與公卿大夫雜議彬彬之盛庶幾乎金口而木舌矣由建武以及本初之元尤留意於斯拓立學舍益置弟子員視西漢有加焉然兩漢

之士皆尚通而易渝好異而多澂故倖得苟免之行成而不概於名法詭訐矯拂之習勝而不致於實用而其微詞顯義誦傳而闡發者亦未有及乎春秋之世能言者之一二也學之立否於人才之成壞未有繫也歟嗚呼果其人才之成壞無所與於學之立否則吾將以先王之制為繆且愚而先王者古之聖人也先王將以道德一天下之民而且其秀而可使知者為可以用其教此士之所以貴而學之所以立也道德之在於教者其

講肄有業其辯説有數其蹈舞有節其視聽有物其道之勤則春夏秋冬有其術而旦晝向晦皆必有所為其視之詳則一年二年有其等至於九年之久猶懼其將反也其勤且詳如此非直以博其口耳之所涉善其手足之所措而已使其精於思而不惑純於氣而不亂故其知之明則通乎天地萬物之奥而無所不盡其才之充則適乎天下國家之用而無所不得其教之成至於化俗學之行至於動衆則賡緝周浹範圍鼓舞民莫知

其所以然而皆一於道德及其既衰遺俗緒訓猶足以覺寤乎有聞者之聰明感奮乎好善者之踐修蓋其學廢而教猶有存也春秋之世所以成才之多其不以此歟而彼兩漢之士不得預被先王之教徒以建學立師之廣而亦有以美其才其所就誠愧於春秋而後世莫過焉使春秋與兩漢之士生於先王之隆其學大備而教素明則彼所謂碩大光明者當與十人同科而亦宜有尚通而不槩於法好異而不致於用之過乎春秋之

士由學之隆雖其衰且廢猶得以有聞而好修兩漢之士雖所以教者非古特以有學而其才可名於後世學之果不可以已也去古已遠而為吏者知急興學之為務信乎有志於人才而亦可謂知所以求成之者矣汀州知府汪君俅長汀縣知縣祝君一鑑是已長汀故有學而痺廹弗稱孔子廟亦就圮諸生來學每病其不足以時居游而聳瞻嚮群聚而謀之久矣吏忽不省汪君以鉅才為褊郡力益有餘而吾同年友李君遂方以福

建左叅政行部汀州郡以諜告而意克叶因視其學地曰是其方位據向不爲良也盍革而圖諸乃考位於其地之右畚壤測臬而望之經體面勢言噲噲不大燮徙而得位之良如遷卜焉乃作文廟乃作明倫堂而祠齋廨舍庖庫廩廐咸以序爲葢其據向良而規制壯矣祝君後至尤知原本大吏之意而奉其所營於是斵刻丹艧之飾煥然完富而新學之美甲於郡中士皆懽喜道說相携而至以得學其中爲樂汪君不居其功而歸

善於李君以為非其叶意而决謀則無以卒是役也而又因李君以來請記夫去古益遠之後有能因當時之法撡先王之意興學以造士如諸君之所為者長汀之士其所遭既已有過於春秋而不後兩漢矣諸士宜其來學而樂也然去古益遠先王之教益微將何所禀仰而興於學耶先王之所教者道德而已其具在乎講肄辯説之業蹈舞視聽之物而其本在乎精於思而純於氣此豈以遠而不傳者哉兩漢之士不能盡心乎此而

使世之論者將疑乎學之無繫於成才之數此士之罪也故余為記以告之嗟乎長汀之士其尚盡心焉務使論者無以咎士而將有以明有司之功也其亦汪君來請之意也歟

與汪直齋 附　王慎中

學記久稽復命至煩特使遠至罪負何可言其所以遲遲而負稽逋之罪者亦欲竭其鄙陋之意冀有一言之可觀者以不重孤執事之托與吾克齋之意今其文成

而鄙陋不足觀如此秖重自愧耳自有序記文字以來諸名家之文為記學而作者唐人皆有愧詞雖韓昌黎夫子廟一篇亦為劣蓋唐制立學不廣不但諸家無名文而諸家之文為學而作者亦少惟宋慶歷詔天下立學制始盛於郡縣而古文之興亦自慶歷以後故宋人之記學其文甚多然惟李盱江袁州歐陽六一吉州二記盛為一代所傳二文要為差強人意在二公亦非其至者至曾南豐宜黄筠州二記王荆公虔州慈谿二記

文詞義理並勝當為千古絕筆而王公視曽猶為差貶焉學問文章如宋諸名公皆已原本六經軼絕兩漢而記學之文其難為工如此况鄙陋無能如不肖者而敢妄希有一言之可觀以副執事之請耶惟望改削使不甚紕繆然後入石庶不辱盛舉也碑成之日得榻數十本見寄尤所望也

重修涇縣儒學記 唐順之

先王本道德禮樂經術以造士而以士大夫耆老之優

於道德禮樂經術者命之以為庠序之師至於閭胥族師什伍之所鼓箧而從焉者亦無不命於上而一閭一族之間亦無非以道德禮樂經術相磨切是以上無私師下無私學周衰王道廢缺齊魯列國學校猶在不過粉色潤飾而易象春秋十六國之樂徒以誇於諸侯賓客為古物玩具而未嘗以教諸弟子所謂學官與弟子云者詡詡禮樂徒能習其鏗鏘鼓舞而絶莫知其義其士大夫之有道德者抱其器而私相與教授於山澤之

閭不出戶庭而自成庠序葢觀於洙泗之濱訢訢侃侃
弦歌鼓瑟者至數千人雖數百餘年諸生以時就其家
習禮焉而使觀者低徊不能去此其最盛然孔子在當
時非有司樂冡胥之職没不與瞽宗之祭而弦歌數千
人者亦非所謂司徒俊士之選也自是之後西河鄒嶧
傳易授詩紛然彌衆然皆與庠序無預漢興立博士置
辟雍橋門觀聽縉紳動色蕃夷武卒莫不受經然祇以
為太平之榮觀而當時所謂師弟子者不在也濟南闕

西瑯琊千乘世傳經術隱居教授生徒致萬餘人然亦不屬之庠序由此言之王教興則道德禮樂經術之寄在庠序而師道為公王教廢則道德禮樂經術之寄在山澤而師道為私雖其所寄無以異者而世之升降繫之矣國家建學徧宇内蠻陬海徼莫不有學生徒多者七八百人少者百人可謂至盛然而道德禮樂經術之寄其在焉否也所習者不過乎章句佔俾所志者不過乎聲利榮名其所謂高等者亦惟騖文詞之博而衹以

為溺心滅質之資務應隅之飾而祇以成詭激矯誕之習是以豪傑之士往往病之而相與修身治心詠詩習禮考業講德於巖居燕處之間先王之禮樂經術亦稍稍賴以不墜然庠序為虛器而師弟子為私名論世者亦太息於斯焉涇於寧國為屬邑而學宮圮壞不葺午山馮公為督學嘗欲新之未克也而再為督學則以屬之知府尹宇葉令祥率其民之好義者使出財鳩工不足則濟以贖金之餘董其役於主簿某而視其成於學

官董汝礪鍾維揚曹鸞於是戟門壁池筍簴在列登其堂者如入孔室而聞金石絲竹之聲丹雘黼黻儼而高居挹其貌者如見聖人而親申如夭如之容其與古之庠序亦幾無以易矣而午山公端軌物樹風聲其於為師又非徒以其位焉涇之俗古稱和柔而涇之士以余所知其有聞先生長者之風志於修身治心而深病乎佔㗰聲利之為陋者固且有人焉而在乎庠序之間自是淬磨砥礪馳習氣之偏而歸之渾化破意見之障以

致乎精微相噓相染而成風俗使人皆曰先王道德禮樂經術之寄不在山澤在庠序者淫之學則然豈不盛歟古者胥善自京師始故司樂象胥之教尤詳於閭胥族師淫為甸服去南都三百里而近是國家之所首善也淫之士相與務乎先王道德禮樂經術而風流乎四旁使人皆曰道德禮樂經術之興於庠序者淫之學始又豈不盛歟於是午山公使學官維揚與諸生張鑽來請記余樂為之記以告於多士而勗其成云午山公名

天馭字應房蘄人修學始嘉靖某年某月成於某日

邵武學宮記　田汝成

大寓之内別壤分封山川隅越必風氣開而人物阜然後仁義禮樂之化浸淫洋溢乎其間故情未蕩而質有餘者猶可宣之文章以裁飾其固陋而淫液已久狃染成痼者雖有善政善教令之未必行倡之未必和也故大江以北謂之中原則五帝三王之所臨蒞也範圍以仁義而綢繆以禮樂無慮三千年而民始就理秦漢而

下則又戕以戰爭驅以功利咻以老佛導誘紛綸一反一覆聽者玩矣即欲鼓舞而甄陶之猝難嚮應若夫甌閩嶺海之間別為區域周季以前猶鴻蒙之世也雖闢於秦縣於漢而其民卉服鮮食跧伏荐莽與麋鹿黿鼉無異闇闇汾汾僅可名紀孫吳張設官吏僅賦租庸唐宋之間而民始向學英俊始茂號為樂土上距秦漢不過千三百年迺今較其世數始可以當中原三代之隆而邵武又甌閩之奥壤也保界西鄙風氣之開獨遲而教

化之漸被更晚故其民聞見孤尠寓内紛綸反覆之説罕所喧豗淳朴簡静重穡力田不健諍訟所謂情未蕩而質有餘爲吏於兹土者不煩夙夜而卧治庶幾有遂古之風焉由是而宣之文章以裁飾其固陋宜無弗應者邵武縣學肇自有宋迄今五百餘年或圮或復僅稱苟完明興普學校於天下兹復仍其舊而修之規制卑隘而郡城有九龍觀者形勝巨麗宜作黌宫以羣俊秀而嚻然爲黄冠之居邦人惜之是年六月丁君湛以都

給事中謫倅茲郡端履勤政留意人才既採輿議適廵
按御史徐公宗魯行部至郡遂偕同知曹君金白舉其
事而分守叅政梁公廷振分廵僉事鄭公有周縱史贊
畫徐公慨然許之乃命知縣王君訓揆營改作恊於規
度存其可仍而易其不當物者會知府邢君址通判朱
君應雲駢趾履任盖阜儏功復委照磨蘇德相助為理
厥功廼成而妥神肄業會饌習禮之所莫不巽巽秩秩
既備且麗曳籍弟子亦莫不欣覩昌會爭相激昂勉勉

渠渠進修德業副上官鼓舞之心於是教諭潘日升訓導楊蕃夏寧等啟事請記於予予則嘆曰嗟乎邵武之治其將大興乎夫教之施也患受之者無地與作之者無機爾吾聞此邦之俗近厚蓋旁郡所難夫淳朴保家之守也簡靜寡過之術也重穡力田安土之經也不健諍訟修睦之本也四者受教之大端所立之者文章之宣與固陋之飾爾由是而新其學舍羣俊秀而教之枕籍書史誦經飲射彬彬焉翱翔於仁義禮樂之中浸滛漸

被於鄉黨閭里平康之進庶幾於三代之隆機非偶者

然則邵武之治不將由是而大興乎念予不類典教茲

土愧無風德以儀刑多士勤群公之嘉惠竊懇懇焉冀

二三子之無負也

順昌縣改作學宮記　田汝成

學校之儲才非專以備科目之選也以科目之多寡為

人才之盛衰非所以探法制之本始也蓋學校之本始

將以明人倫也雖聖人在上勢不能家喻而耳提之故

必掄其俊秀而董以師儒訓以德藝使之更相摩染不見異物而紛焉褰進其賢者而簡斥其不肖者則既彬彬然有良士矣由是上以事其父兄下以諭其子弟旁以宜其鄉黨鄰里亦莫不更相摩染陶然於仁義禮樂之中而委巷遐陬浸以漸被人倫明而小民睦則學校之士為之倡導也若夫賓興之典則即其向所褒進而登庸之以宣化理其諸不在學校之養而行義有聞文學高第者又招以旂旃聘以玉帛俾無遺良焉當是時

學校選舉同貫異條不相因藉在學校者未必志選舉也而所選舉未必盡出學校也自漢而下選舉屢更學校徒為觀具宋之選舉多從學校而施教明倫浸失本始明興兼總前代政教並行學校之設遍於寰宇有司歲貢其賢者而三歲賓興則又拔其尤者其諸草澤之間茂材異等雖非學校所養亦得挾策以與賓興而高蹈丘園不屑科目者則徵以辟荐當是時登庸之彥未必盡出學校也廼今六七十年縉紳之族率以科目為

重而應科目者又以學校為階晉戱之子苟道行墨者莫不驋驋皇皇覬進青衿之列而既進也莫不驋驋皇皇覬登賦解之書而茂材異等崛起草澤者殆乎尠聞賦解衆則哄然頌之曰此學宫之利也不衆則哄然以不利尤之夫以學校儲才而専望科目已非先王施教明倫之本始至以科目之多寡為人才之盛衰而妄頌妄尤焉其失愈遠矣以此為學不亦淺哉順昌為延平屬縣實據上游而志稱有宋元豐已前學宫凡四遷而

建於縣西夫學一爾茍可以犀俊秀斯已矣而遷築頻煩將無亦惑於利不利之説耶紹興間遷於縣東而薦舉始茂國初因之永樂已後科目浸少哄然之尤逓作正德初廼遷於縣西而科目愈少又哄然曰噫不若仍東之猶利也而堪輿家又執形勝以附益之曰從西則負抱虗曠從東則負鷹角而對獅峯獅長百獸鷹能觸邪於人才大利嘉靖十八年貴溪江公以達提學茲省學宫弟子咸以為言公禁不許既而有司懇以請曰非

敢惑於堪輿第欲順士心以作氣爾公廼許之而知府裴君椿知縣傅君錠教諭張君載道協心經理竟遷縣東蓋自紹興東遷幾四百年而遷於西遷西三十餘年而復於東今年春田子按延平會七縣之士而分校之順昌多高第者有司學官遂欣然喜曰兹殆遷學之利也以白於田子田子曰豈其然哉雖然予則聞之國以利民也不利於民則遷故盤庚遷殷亶父遷岐武王遷鎬德以利身也不利於身則遷故言遷有物行遷有恒

惰遷勤怠遷遷敬學以利士也不利於士而遷之庸何傷乎故遷國者更諸周原矣遷學者更諸爽塏矣遷德而不止於至善猶無遷也故止至善則人倫明人倫明則風俗美將使四境之内陶然仁義禮樂之中而旁郡皆来取法則學校之士為之倡導也誠如是即曠世而科目缺焉猶以為盛況科目自不能外成德之士而他徵哉若徒望科目之多以為人才之盛則亦淺之乎其為遷學之論矣

新設商丘縣學記　沈鯉

嘉靖乙巳歸德既升州為府於是設商丘縣為郡首邑而未遑建學也萬歷癸酉中丞朱公直指褚公採學使周楊二公議請設商丘縣儒學制曰可後學使裘公來始布功令置學官弟子明年郡守鄭公邑侯何公築郡城之乾定址矣已賴公繼鄭公為守以乙亥八月工竣為文廟五楹堂三楹別為文昌閣三楹廊廡廨舍皆具後五歲庚辰鄒公繼賴守郡雅興文治加意毖飭而其

僚別駕周公殷公司理陳公及邑呂侯始落成焉故玆學也蓋閱歷多人而其勞均不可無紀於是學博張君許君乃徵余言記之余觀國家久道成化所在廣厲學官師儒弟子俎豆規條雍容都雅即如我庠創始經營設官備物庠多士而教且養之嗚呼盛矣豈不謂文教翔洽視昔屯蒙之風氣日益開而儲材之途日以闊乎養士不以多寡為盈詘而惟實得其人之為重得人不以科名官閥為軒輕而以實有益於天下國家為足稱

昔者平原君嘗慕養士之名而門下客三千人比於諸公子矣及使楚而可與俱者止十九人則十九人之外三千人皆可無養者也毛遂自言處囊中卒以定從而十九人且碌碌無所短長則一遂之外十九人皆可無養者也士之所以為盈為詘豈以人數之多寡較論乎上之重士與士之可為重亦豈在多寡乎何世不察乃不深覈於名實徒見夫科第比肩膴仕接踵則僉云人材人材而多之不知科第膴仕賢者附之以成其賢不

肖者乘之以恣其不肖庸人得之終不失其為庸人則養士羅才之意正在彼不在此故曰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動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動其心夫安社稷濟艱難斯之為功名而不澤於道德猶為有道所薄况區區之科第膴仕苟為富貴者耶嘗聞父老言成弘時民間子弟不樂為諸生學使者至有司趣其能通章句者披之儒衣冠之時能為文以中甲乙之科者絕少也然而居善俗出適用在鄉鄉重在國國重固不乏人我

不敢以為拙也成弘而後人文日勝咕嗶吚唔者遍東西家青衿濟濟登賢書第南宮者纍纍輩出然括善俗出適用未必人人皆然而或有羞當世而笑士林者我安敢遂為盈也然則士品固有在矣淡泊寧靜不染於世氛即布素可稱也而又濟之以旂常之代鼎鉉之榮得一士且後為名世而況其多也苟其跳巧浮薄徒志於榮利而鮮克終即九遷五等不足數也況其鬬捷於於蠻觸快意於舜華者藉令項背相望秖見謂泰無人

耳何足多也諸士其相與藹於聖賢道德之學而一洗夫後世媒青紫之陋習處則為珪璋出則為霖雨使士不虛養而聖世實收得士之效庶有以酬諸大夫今日之勞哉

臨清儒學重修記 于慎行

臨清之號為邑而遷於新城也固已有廟與學而及其進而為州廟學之制乃益廓而大焉則兩陳公之相繼以有成績百餘祀矣萬歷戊戌藩參馬公分憲臨清總

其兵廵之政條教布宣聲威岂既遡邇人吏歡訢祇慄
烝烝𧄍服一日與部司三公肅謁廟庭蹙然謂曰某也
幸奉簡書鎮綏兹土豈惟戎與法是職無亦弘敷文教
以興化一方今廟學且圮矣亦何敢委諸長吏以勤我
穡民請以稍入百金為勸惟大夫命之三公曰某等幸
以使事從大夫於此固甚願邀靈先師以嘉惠庶士使
有所駿奔以饗今承大夫之命豈敢以客為解亦各捐
俸百金為吏民倡郡之丞吏若軍尉若博士醵金有差

里之賢大夫及庠諸生醵金有差市之義民及四方之賈醵金有差乃使經歷某董工校師參焉經始於已亥四月七日三旬而成博士王君世昌等遣都講二生奉書請記行叨里士之後樂聞盛舉義不敢辭記曰先生御世化民埏埴萬宇固罔不興建學宮以育成材僞亦罔不崇飾先師之祀為士宗祊遡哉邈乎國家紹百王之統丕昭文明天下郡邑皆有廟學以修秩祀甚茂典也長民之吏以節春秋陳其俎豆豈不惟令甲是從而

直執事之不閑興廢之故毋敢與知者有之馬公以藩臬大使作鎮雄都惟是法紀兵戎之政以奠我東服且不遑於日昃廟之圮墜則有司存師生豈敢然望焉而曰是誠在我不憚多方區畫以恢往圖二三大夫又相與協而贊之以襄大役鴻規偉搆焜燿澤宮豈非文化光昭之會與清源風氣所鍾虢為才藪雲烝景合鴻漸上都他郡莫與伍焉而又崇其宗祊以示觀法誠令鼓舞德教而益弘其材以奮庸於盛世斯非士之一時與

抑令日之舉有進於是古者教民取士之法修六禮以節其性明七教以興其德齊八政以防其淫而歸諸一道德以同俗蓋禮樂教化取數不一皆所為一道德之具而法紀兵戎則政所由施焉魯頌淮夷攸服本諸泮宫之作而臯陶之淑問亦於是乎賫成蓋陽寄其用於兵戎法紀之司而陰紬其權於禮樂教化之地斯道德所由一風俗所由同與蓋嘗考覽方域而有慨焉畫百里而國之其俗無大不同者營十里而域之其俗無小不

同者惟茲土也不然會二水之緣督控兩京之子午百賈之所轉徙萬貨之所廢居吳之錦綺越之綃縠秦晉之罽毲闐之瓊玫陸毛海錯瑰琦嵬瑣列肆而陳俟於五都之市玉帛冠裳之會錦帆絳空織文苞品之輸牙檣刺日絡繹隱賑靡有旦夜殷於九軌之衢遊閑輕訬珠履蒯緱之客擔簦而聚闤門聲歌伎藝百工巧匠之屬疊跡而趨里第夥於原嘗之館趙李之場此亦天下盛麗豪華都會之區也而士也操其觚翰以遊且息於

其中神情之所游泳耳目之所漸濡莫不備八方之珍奇極四民之好尚豈所謂不見異物而遷焉故夫風俗之不同未有甚於此地者也且自堯舜相傳至於孔子道德嘗出於一矣孔子既集大成而或以二之者叅之世儒既誦孔子而又以一之者二之故有端冕而稱柱下纓緌而諷祇陁居則詮非聖之書以文典藝出則奏違方之語以市榮名所謂生於其心而害於政事誠不知所底止焉道德之不一亦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陳風

閭俗之使誠欲閑至一之源定不同之軌非明其所尊何以哉故既修法紀兵戎之政以整齊其細民而又揭禮樂教化之宗以陶鑄其君子此廟學所為新與而公與二三大夫均可謂有衛道之心矣繼自今吾黨之士其益思紹明正學統一聖真居以事先師出以應當世而無負賢君公甄奬至意即世教民風不其永有利賴豈惟是人才之盛關焉馬公名怡陝西同州人太保文莊公冢嗣也豐材碩望著聞廷中由駕部郎中擢山東

叅議三大夫者工部郎康公名某江西泰和人户部郎宋公名某直隷永年人户部郎崔公名某河南安陽人皆用芳猷惠問綏靖吏民故樂有造於兹土云

温州府儒學記 李維楨

温於浙稱雄郡郡有學舊矣歲久就圮里人叅知王陽德公歸而更新之殿廡門堂齋閣廨舍㦄廊藻煥闢門之前衢樹屏九斗兩江如縈帶拱揖也

先是學巽方山有浮圖高入雲表形家目為文筆颿風拔之公倡里人締造計後先貲出于公者踰千金學日增勝士絃誦日增衆起家中外掇巍科登仕板蔚為時彦者繼路相與歸功于公而博士弟子員林生良棟如千人不遠三千里走使請某記其事某謝不能越十年門人郝君敬宰永嘉復申其請不得復辭乃為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凡七十而致仕老其鄉里者

大夫為父師士為少師餘子年十五始入小學年十八始入大學平明父師坐右塾少師坐左塾餘子畢出然後皆歸夕亦如之王制諸侯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盖父師少師者第為童子師而已於大學師無與也惟此禮不明而後世士大夫里居者廣集生徒以師道自任名其室曰書院所在而有則以孔子徒三千人褎然者七十人自解所謂三千七十計其生平及門受業之凡耳非羣之一

室而聚之一時也洙泗杏壇孔子家在焉士就而考德問業非創為室以並於塾庠序學之制也孔子四教文行忠信弟子四科德行政事言語文學語上語下因材而篤何嘗守一說為高論而今之教者舍下學而言上達鄙博文而崇約禮甚乃陰取二氏之指以附吾道而士之喜新索怪者靡然從之夫列聖所表章六經諸史國典朝章與其功令程式咸正罔鈌而弁髦棄之庋閣置之何也王

公登仕敭歷南北㦸輔政譽平宣既得謝歸訓子弟睦宗族仁鄉黨迺國人愛而敬之周禮鄉大夫有德者為鄉老公非其人耶假令公别築室而召士士孰不思附青雲而公第繕治孔子廟庭樂事勸功若曰國家所以儲養士自有地也教士誦法孔子自有道也士求之有餘師耳孔子進則欲一變魯退則欲裁魯士成章者眷眷父母之邦没而後已王公於鄉國用意良厚究然孔氏家法是役也不自尚其事可以見尊王之義焉無好

為人師可以見希聖之學焉夫仕宦取厚藏盛宮室田園聲色狗馬自奉而秦越鄉人休戚抑或崇尚佛老高大其居香火於奔走即好施令窮乏之德我而於學校教化無所裨益以公今日之舉為猶賢乎是淺之乎知公矣故特推原其大致以諗夫願學孔子者

趙城縣儒學記　李維楨

趙城有學自勝國時至明凡三繕之仍襲簡陋無以稱大祀歲久就敝矣欞星外道僅容車南門當學西方城

内有廣勝泉從學東南去形家審曲面勢非宜不佞李
弟標以國學簿謫簿趙城謀改作會左官去捐月俸八
金以貽後之君子此其一簣也既十三年而得魏人李
子思守郡過趙釋菜於學視其狀慨然圖之且言學四
方皆大道縈環若帶宜於其隅各樹表焉東南鐘樓易
而貌奎宿其中以象文明其南民居㓜之得若干丈以
金若地易之而鑿池引廣勝泉滙其中泉四周學宫外
蓋不直半璧矣守具白分部藩臬曾喬公越詹公督學

使者吳周公皆諾不佞溥助以從南門趙薦紳士庶閭之踴躍願加一力凡得八百金而贏慮材鳩傭量功命日棟宇齋廡赭堊黝之圮剥者更置斧藻奐塏壯麗閱某月而博士弟子員來告成事因進而語之曰竊聞邑之名趙也昉趙簡子簡子在晉六卿中有聲孔子嘗欲西見之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難也臨河而嘆曰美哉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兩人者晉之賢大夫也簡子須以從政既得志而去之刳胎伐夭則麒麟

不至竭澤涸魚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鳯皇不翔君子諱傷其類也乃還息乎陬鄉為槃操以哀之夫簡子六十年操晉權夢游帝所射熊羆賜翟犬迨其子孫分晉而國之為侯為王十餘世豈無本末經緯而臻此迄於今不聞趙之人有觴酒豆肉之饗孔子轍環天下欲入趙不得委之於命然而匹夫為萬世師一言為萬世法春秋饗祀匪懈匪忒以趙蕞爾邑俎豆之宮革故鼎新通國之人爭奔走焉何也夫簡子霸者以力服

人也非若孔子以德服人中心悅而誠服施諸後世而無朝夕也故曰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人人有貴於己者願學孔子孔子作春秋趙簡子事見於經以十數侵齊伐衛戰於鐵會於黃父歸於晉入於晉陽以叛納蒯聵於戚口撻筆鉞凜凜不貸而受魯慾靈之因必趙氏世有亂彼其君臣父子大倫不明而仁義忠信大道不由故也今孔子而見趙簡子撥亂反正計莫先此趙人稱孔子之徒宜以趙簡子爲鑒相與明君臣父子之

倫修仁義忠信之道內反諸心外質諸經而足矣國家二百餘年右文養士方領矩步揖讓乎王公之前改容禮貌唯恐傷之月有廩食中年而貢三年賓興唯恐失之無復胎夭巢卵澤涸之患爾趙人士為龜龍在宮沼為麒麟鳳皇在郊棷以瑞清朝以紹明孔子所欲西見趙簡子之志雪臨河不濟之恨為趙山川光俾諸大夫亦有辭於人曰是新學以来所勸相薫陶礜髦斯士也幸甚衆唯唯請勒其語於麗牲之石

歸州新修文廟儒學記　雷思霈

宜都記曰秭歸蓋楚子熊繹之始國而屈原之鄉里也舊治江南嘉靖辛酉歲倏爾陸沉高岸為谷廼徙於江以北而學宮在州治山麓之右先是人文鬱勃與夷陵參等從四十餘年矣無一上公車者至今上萬歷之戊申而州大夫張公始以形家言遷於州治山麓之左不旬月而成州大夫介幣於兩生而以記請余惟孔子云文王我師也而文王實師繹之先人鬻子今所傳惟有

兵法而文王始作易楚之臣猶有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者安知與鬻子所論說毋乃非連山歸藏之遺乎昔人自峽中得古易與今文絕不相類亦安知其無也十五國無楚風而屈左徒始作離騷假令生於孔子之時其所刪定豈在齊秦魏晉之後耶然以不及孔子繼三百篇而別創一體合於比興之義不則風雅之道亡矣而今之學孔子者以欲舉孔子而私有之語軍旅則以為武夫事何以曰我戰則克語文章則以為壯夫不

為何以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語氣節則以為孤憤而不中於理又何以稱志士仁人也是取一椎魯無用之夫與時俯仰掇拾道學家一二酸語而以為聖人也烏在其學孔子夫鬻熊周家一代之師左徒詞人萬世之冠我閩歸人士多治易與詩易與詩舍此安做真能學孔子者乃能為鬻子乃能為左徒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凡我多士慎毋以鄉之人而易視之慎毋以文章氣節功業與道德而岐

視之非惟不知文章氣節功業亦且不知道德矣大抵天地間有通理必先有蹇剥六經之道如日月經天如江河經地無有已時甫出而遭秦皇鬱攸之慘而後其書始厄為墻壁間物馬上之習始不足以治天下而石渠天禄表章之力居多濂洛關閩諸君子繼之概字櫛句如日月之蝕而復明如江河之塞而復決無奈其值亂離之季世界幾不復有人理而我高皇帝用以經國取士一道同風登唐虞三代之理者繇此途出蓋大治

以大亂乃生大信以大絀乃成多士之不克蒸變斧藻
於世者不為不久天地靈氣自南自北輾轉固亦有時
遠或數百年近或百年繇今觀之此其時矣夫豈無如
前兩君子生其間者乎若區區以形家為言則山川如
昨人民不改此地又何得有熊繹之封疆屈原之故宅
也是役也州大夫實董振之而觀察使高南昌廵功兹
土慨然興嘆力主其議其費半出公鏹半出學田之租
半出諸生之捐金凡學宮所應有者靡不庀具惟廣文

官舍未之有改州大夫以吳中名士與諸生吏始而誘進之興二百年之甚盛事厥功已侈大哉易云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詩云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大夫之謂矣張公名尚儒和州人兩生某某是時州倅某廣文某某因并記之

雲夢縣儒學藏書記　鄒觀光

自夫子發一貫之指而世儒遂以多識為玩物凡尠聞之士悉藉口焉審若是則所謂多聞多見皆可屏黜而

上下古今學術得失之林治道興衰之跡皆可頓而悟邪又無論若識防風氏之骨肅慎氏之矢以至夔龍罔象羵羊秘奇絶為博物洽聞也夫楚人材之隩區也如史籍所載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書屈原宋玉之徒包羅三材博極萬有楚增而重焉雲夢實楚名邑百餘年来寥寥不振諸士子自所治經書訓詁家言及帖括時藝外試問經有能舉十三經註疏之凡以對者否試問史有能舉二十一史之凡以對者否試扣之子

若集有能旁綜百家總貫群氏纚纚洋洋以對者否無論士也貧不能有其籍即欲求剌尾以書班史如臧逢世願一見秘書如李邕閱市肆書如王充而亦無繇得之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邑雖小豈無材致警敏一目十行俱下者豈無刻意砥厲帶經而鋤穿壁而誦者而乃困於聞見俾不得窺其大觀不佞為諸生時蓋未嘗不痛憾於斯也既仕於朝過汗棟之藏或購或借不無士安之癖而以家貧故不能多辦已又念諸黌髦中

之雋者其抱吾晴曩之恨固甚會直指使者佐余坊值有奇乃以屬邑令危公購書經之類若干卷史之類若干卷子若集之類若干卷而以授兩博士李君胡君藏之校中藏有篋篋有籍或就而繙或借而讀卒業輒歸其故即力亦不能多辦而吾與諸君子約期來仕於是者與縣是以仕者其初登第暨初仕暨仕而遷皆捐書若干册以續斯篋之藏期於有益無損而已若或任其散佚而自隳其百行之一博士先生任之抑或拘於舊

聞而不能以旁覽博綜俾其卷若新博士弟子任之抑或雖能彊記博聞而浮靡險薄處不能以褆身出不能以經世斯夫子所謂誦詩三百雖多亦奚以為師弟子均任其責矣維兹同志尚重念不佞所為創始之意哉

明文海卷三百六十五